# 防海紀略

功名之際難矣哉以伏波之勛而薏苡蒙謗以廉頗之健而遺矢遭讒　外舅文忠公非遭遇

聖明其不因粵事而顚躓者幾希矣是編追敘緣起語有經緯傷時感事均於言外得之史筆也至敘文忠公處尤見苦心事機得失瞭如指掌昔人謂作史必兼才學識三長作者殆駸駸追隨班馬矣前驂不遠後之覽者能無愴然

幼丹甫貢跋於台防軍次

門戶窺全粤何人作濫觴鑄來成大錯交涉到重洋
陰險眞蜂蠆奇貪類犬羊不須長太息但整舊金湯
留得前車鑒綢繆慮太深諸公曾費手時事自攖心
收拾從何始遷延已至今後來有英俊會向此編尋

退省山人題句

血鯨長劍嘯煩冤妖蜃樓臺氣尚昏大局莫沿前事
誤苦心要爲重丕原魏徵自古推人鑑杜牧平生託
罪言昨向扶桑觀日出墨波橫灑海波渾

侯官幼蓮氏拜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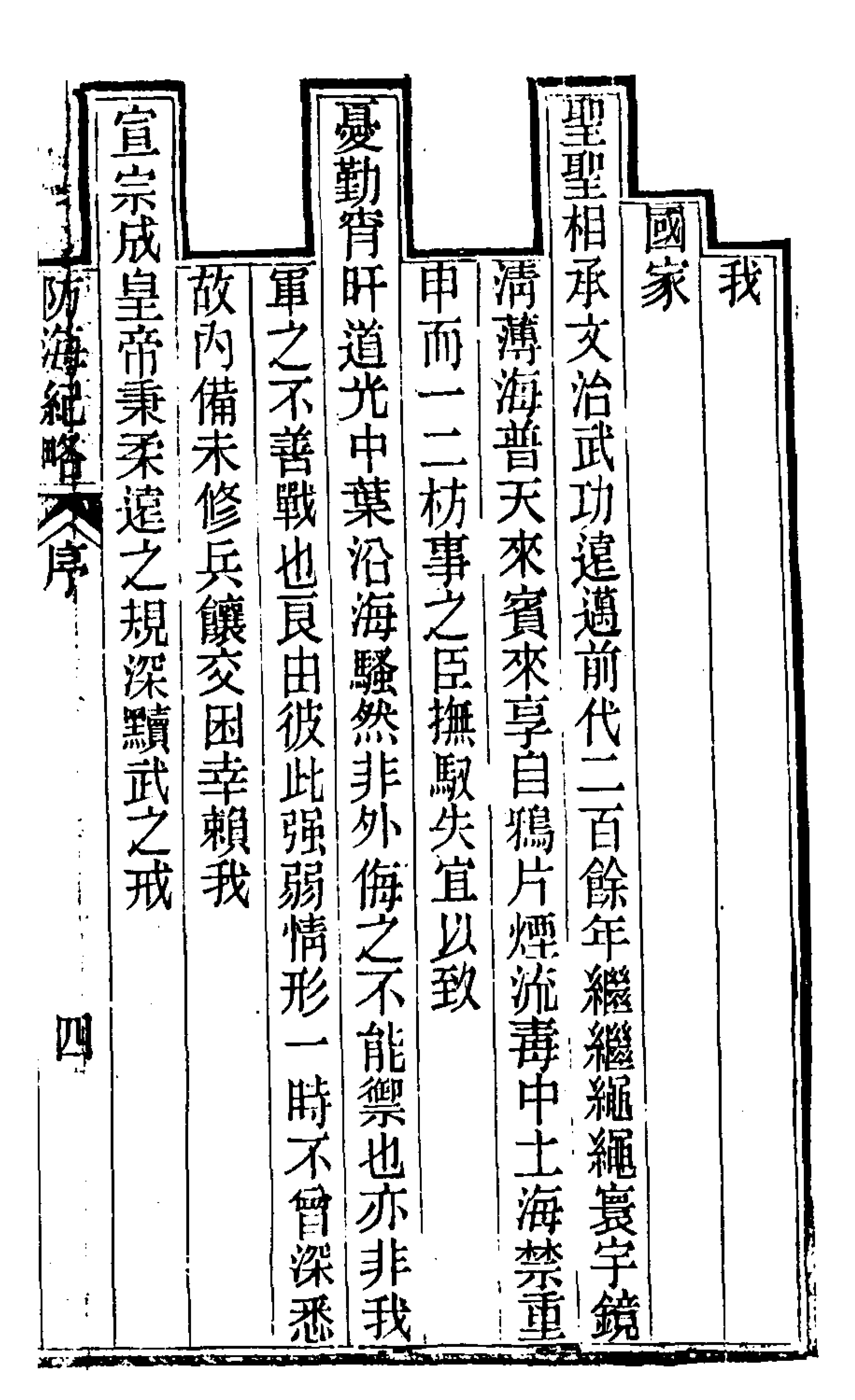
防海紀略一書舊編名円英夷入寇記龍門微辭問多失實居士詳加考証徵實去誣改爲是編付諸剞劂蓋深慨當時任事諸臣闇於事機一誤於恇怯再誤於輕卒遂致敵人深入內地盤踞侵軼釀成數十年隱患而又慮後世之人不明其顛末執一端以橫相詆諆將欲懲夫覆轍而適以蹈夫危機也近世士大夫忠義激發談及和議一事其弱者扼腕太息其强者攘臂奮呼意氣誠足尙矣究之以主和爲非而不求所以不和之策以主戰爲是而不求所以能戰

之謨一旦事權攸屬則亦瞠目束手毫無把握吾恐秦繆醜固當首誅韓侂胄亦難從末減也試取是書而讀之覺若何召釁若何失機若何誤國若何隳計如覆敗局而審算之一一可了誠是非之實錄成敗之殷鑒也方今海禁大開四極四荒來賓來亯寔古今一大挪局物衆地大獛牙其間倭翦我藩服俄攘我西陲居士應

詔陳言規畫宏遠有已蒙採擇而見諸施行者他日出其緒餘以奏撫清綏靖之烈其設施方未有艾閎

是編亦足以窺其一斑爰走筆而爲之序

光緒五年己卯孟春衡陽淡谿氏謹識



我

國家

聖聖相承文治武功遠邁前代二百餘年繼繼繩繩寰宇鏡

清薄海普天來賓來享自鴉片煙流毒中土海禁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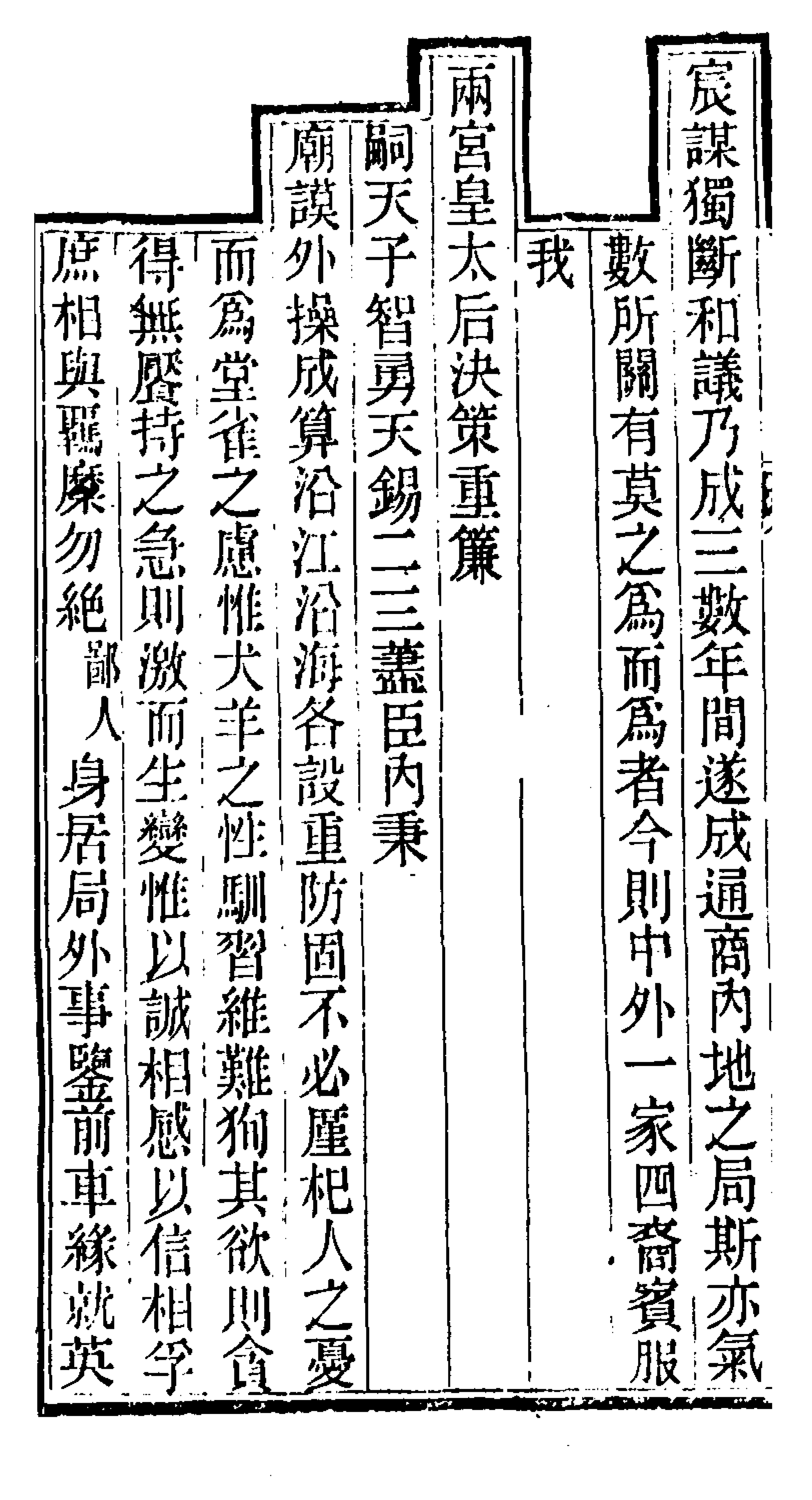
申而一二枋事之臣撫馭失宜以致

憂勤宵旰道光中葉沿海騷然非外侮之不能禦也亦非我

軍之不善戰也良由彼此強弱情形一時不曾深悉

故內備未修兵饟交困幸賴我

宣宗成皇帝秉柔遠之規深黷武之戒



宸謀獨斷和議乃成三數年間遂成通商內地之局斯亦氣數所關有莫之爲而爲者今則中外一家四裔賓服

我

兩宮皇太后決策垂簾

嗣天子智勇天錫二三藎臣內秉

廟謨外操成算沿江沿海各設重防固不必厪杞人之憂而爲堂雀之慮惟犬羊之性馴習維難狥其欲則貪得無饜持之急則激而生變惟以誠相感以信相孚庶相與羈縻勿絕鄙人身居局外事鑒前車緣就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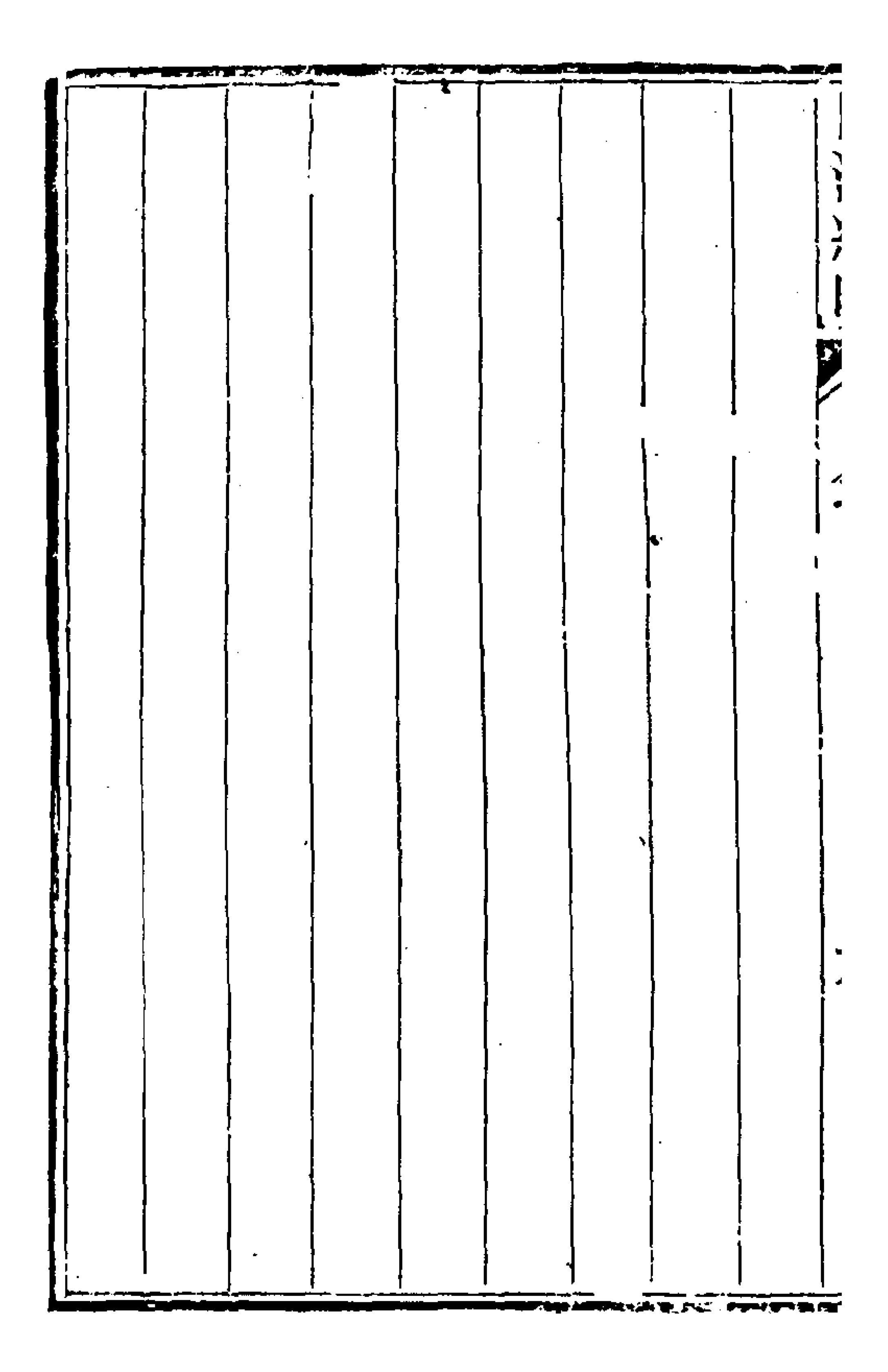
夷入寇記補闕刪誣以歸實錄名曰防海紀略以津
事附之雖言之無文要亦當世是非得失之林也後
之覽者暸然於當日成敗之故與夫難易之情盡人
事以挽天心以輔我
皇上億萬年有道之治聞英之威妥瑪私語文博川相國
曰竊窺天象我英國將來不能久駐中華毋滋他族
實逼處此他日欲使土番西竄回犵北遠則前事者
後事之師是編亦未嘗無一得之助非敢忘己量之
所稱指前人之瑕疵也知我罪我其在斯乎其在斯

平

同治十年辛未二月淸泉芍唐居士自序於順天北

塘軍次

防海紀略目錄



# 防海紀略卷上

芍唐居士編

西南洋有五印度者部落亞細亞洲西漢之所謂身毒東漢之所謂天竺也（古音天鐵因切與身本同韻此爲譯音之對音）一名印度海總名西南其南印度有孟邁者爲入東南洋之咽吭而東中兩印度在其北中印度古名溫都斯坦以與都哥士山爲界（與都即印度之對音也）踰山則西北兩印度地今回部之國在焉 國朝乾隆二十年英吉利滅東印度之孟加剌遂以次侵并東中南三印

度之地東南兩印度皆產鴉片煙土名曰波畢英之歲餉每年約一千數百萬其初入關口一箱納稅銀三兩沿海居民爭傳其法展轉效尤不數十年遂流行於各省粵督始聞於　朝嘉慶初奉
詔申立嚴禁裁其稅額自此入口之鴉片悉暗中偷售而其價益增後查出葉恆澍夾帶鴉片之案奉
旨重申前禁凡洋艘至粵先由行商出具所進黃浦貨船並無鴉片甘結方准開艙驗貨其行商容隱查出者加等治罪鴉片躉船遂改泊急水門金星門等

處勾結內地奸民往來傳送包買則有窰口說合則有行商私受土規則有關汛爲之與援包攬運載則有蟹艇資其護送洋商易貨無多輒載銀出洋囘國內地銀荒日甚　朝廷憂之而一時九卿台諫之列謂其有傷政體於是內閣學士朱嶟奏請申禁鴉片例禁其奏未見給事中許球奏謂弛鴉片之禁既不禁其售賣又豈能禁人吸食若祇禁官與兵而官與兵皆從士民中出又何以預爲之地況明知爲毒人之物而聽其流行復徵其稅課堂堂　天朝無此政

體臣愚以爲與其紛更法制盡撤藩籬曷若謹守舊
章嚴行整頓自古制夷之法詳內畧外先治己而後
治人必先嚴定治罪條例將販賣之奸民說合之行
商包買之窑口護送之蟹艇賄縱之兵役嚴密查拏
盡法懲治而後內地庶可肅清若坐地夷人先擇其
分住各洋行著名奸猾者查拏拘守告以定例勒令
具限使寄泊躉船盡行回國並令寄信該國王鴉片
流毒內地戕害民生 天朝已將內地販賣奸民
從重究治所有坐地夷人念係外洋不忍加誅如鴉

片躉船不至再入中國即行寬釋仍准照常互市倘仍前轍定將坐地夷人正法一面停止互市似此理直氣壯該夷不敢輕視亦無所施其伎倆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謂近年各省鹽務漕務之疲累官吏之虧空商民之交困皆由銀價昂錢價賤向時紋銀每兩兌錢千零今則每兩兌至千有六百而銀少價昂之由由於粵東洋船鴉片煙盛行致紋銀透漏出洋日甚一日此煙製自英吉利夷嚴禁其國人勿食有犯者以礮擊沈海中而專以誘他國之人使其輭弱既

以此取葛留巴又欲以此誘安南被安南嚴令誅絕

始不能入境今則蔓延中國橫被海內槁人形骸蠹

人心志喪人身家實生民以來未有之大患其禍烈

於洪水猛獸積重難反非雷厲風行不足以振聾發

聵請倣周官用重典治以死罪

詔各省將軍督撫會議速奏時湖廣總督林則徐奏

最剴切言煙不禁絕國日貧民日弱十餘年後豈惟

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

上謂深慮遠識之言　詔林則徐來京面受方略

以兵部尚書頒給　欽差大臣關防馳赴粵東查
辦海口節制水師初鴉片煙在康熙十年以前以藥
材上稅乾隆三十年前每年不過二百箱嘉慶元年
因嗜好日衆始禁其入口嘉慶末每年私鬻者至三
四千箱始則囤積澳門繼則移於黃浦道光初嚴旨
查禁復移於零丁洋之躉船零丁洋者在老萬山內
水路四達凡中外商船之出入外洋者皆必由焉夷
船至皆以鴉片寄躉船而後以價入口又浙閩江蘇
商船即從外洋販運其粵商則皆在口內議價而從

口外運入始躉船尚不過五艘其煙至多不過四五千箱可籌火攻而總督阮元密奏請暫事羈縻徐圖驅逐於是因循日甚其突增至二十五艘煙二萬箱者則在道光六年兩廣總督李鴻賓設巡船之後巡船每月受規銀三萬六千兩放私入口於是藩籬潰決及道光十二年總督盧坤始裁巡船奈水師積習不可挽道光十七年總督鄧廷楨復設巡船而水師副將韓肇慶專以護私漁利與夷船約每萬箱許送數百箱與水師報功甚或以水師船代運進口於是

韓肇慶以獲煙功擢總兵賞戴孔雀翎水師兵丁人
人充橐而鴉片遂歲至四五萬箱矣大理寺卿許乃
濟曾任廣東雷瓊兵備道爰大吏指奏請將鴉片煙
照藥材收稅不報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林則徐馳
驛抵粵傳洋商伍怡和索歷年販運煙土夷商查頓
及顛地二人查頓聞風先竄惟顛地隨英吉利公司
領事義律由澳門至省城夷館林則徐派兵役監守
之並於省河之獵得礮臺筏斷來往諭令將零丁洋
所泊二十五艘之煙土勒限呈繳免其治罪否即斷

薪水而停貿易又釆粵人輿論奏革水師總兵韓肇慶之職公司領事者英國派夷官管貿易者也他國皆夷商各自貿易惟英吉利通國富商合資出洋計本而分利故派領事官一員總管凡與中國官吏抗衡桀驁皆領事所爲初議三十年爲一局繼議六十年爲一局道光十三年公司局散粵中已無領事而總督盧坤聽洋商言反行文英吉利國令仍派領事來粵司貿易初至者曰勞律以不法驅逐再至者即義律在粵三載夷商聽其號令至是遂被圍在省館

不能回澳始於二月十二日具印稟遵繳並寄信各
夷船令將駛往東洋之煙盡駛回粵共繳鴉片煙土
二萬二百八十三箱計每船大者千箱次者數百箱
於是林則徐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親駐虎門舟次
驗收至四月初六日收畢每箱酌賞茶葉五觔其煙
土請解京師旋奉
上諭即在海口銷燬毋庸解
京俾沿海民夷共見共聞咸知震悚林則徐會同督
撫於虎門監視銷燬就海灘高處周圍樹柵開池漫
滷投以石灰頃刻湯沸不爨自燃夕啟涵洞隨潮出

海其鴉片煙共四種最上曰公班土白土次之金花土又次之每箱四十枚又有小公班土每箱一百數十枚更貴於公班每箱百有二十觔共計鴉片二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四觔皆產於東印度之孟阿臘南印度之孟邁之曼達剌薩且檢出印度夷埠發票有每月發至萬有二千餘箱者雖間售南洋各國而中國居其大半計載來中土者每歲不下五六萬箱其煙在印度本地每箱價銀二百五十元至廣東則價五六百元為利一倍共燒燬本銀五六百萬

元並利銀千餘萬元時有各國夷商聞風來觀作文記事頌中國之政林則徐下令盡逐外洋之躉船與澳門之奸夷不許逗遛內地其續到商船有鴉片者倘自揣不敢報驗卽日回國亦免窮追若仍沿舊以煙卸寄躉船則入口時丈量船旁水蹟尺寸情偽立見必照夾帶鴉片之新例人卽正法船貨入官所有進口之船均應照此具結並行文與英吉利國王詞嚴義正時西洋彌利堅諸國皆遵具結於是義律由省下澳遞禀言違禁犯煙之弊亟須設法早除如准

委員來澳會議章程可冀常遠除絕林則徐批示奬
勵而義律復稟請本國貨船泊近澳門林則徐以澳
門向例惟准設西洋額船二十有五艘若英夷援此
例不入黃浦則海關虛設而私煙夾帶更無從稽察
嚴駁不許義律倡言不准泊澳便無章程可議因不
受所賞茶葉不肯具結言必俟奉國王命定章程方
許貨船入口時義律已寄信附貨船回國往返不過
半年原可少需無迫也而五月內復有尖沙嘴夷船
水手毆斃村民林維喜之事諭義律交出夷犯抵罪

義律雖未交出而懸賞格銀千圓購告毆犯之人亦非故意抗違也七月林則徐與鄧廷楨遵例禁絕薪蔬食物入澳並以澳門寓夷原爲經理貿易今旣不進口貿易卽不應逗遛澳門義律率其眷屬及澳內英夷五十七家同遷出澳寄居尖沙嘴貨船於是義律始怨暗招夷埠兵船二艘來粤又撑高大貨船三艘配以礮械赴九龍山假索食爲名突開礮攻我水師船我參將賴恩爵揮兵發礮擊翻雙桅夷船一杉板船二而奸夷所僱呂宋躉船逗遛潭仔售煙者亦

於八月初爲我水師攻燬人船并獲義律遂托澳門西夷代爲轉圜願盡遣躉船回國其貨船亦願具結如有夾私者船貨充公此粵事第一轉機而林則徐必令夷書人即正法之語且責繳凶犯旋有其國兩船遵式具結驗無夾帶鴉片於九月晦入口而義律遣二兵船阻之且投稟請毋攻燬尖沙嘴之船以俟國王之信水師提督關天培以凶犯未繳擲還其稟時我師船五艘在洋彈壓夷見前稟不收見我師船紅旗即發礮來攻關天培令開礮應之擊斷夷船頭

舁夷兵多落海死又擊溺杉樓夷兵夷船旗落帆斜
遁回尖沙嘴迤北有官涌山爲我軍營壘頗得地勢
轟斃夷兵無數時十月初旬我軍連勝夷船恐我順
潮火攻又水泉皆下毒無可汲飲遂滅燈宵遁外洋
前此九龍山之戰奏奉　批諭有不患卿等孟浪
但患過於畏葸之語十一月初八日　詔曰英國
夷人自議禁煙之後反覆無常若仍准通商殊屬不
成事體至區區關稅何足計論我朝撫綏外夷恩澤
極厚英夷不知感戴反肆鴟張是彼曲我直中外咸

知自外生成尚何足惜其卽將英吉利國貿易停止並於原奏中夷船遵法者保護之桀驁者懲拒之之語批諭云同是一國之人辨理兩歧未免自相矛盾此因禁煙而並斷英夷貿易之本末也　上又以大理寺卿曾望顏之奏欲封關禁海林則徐力陳不可自封港以後英夷貨船先後至者二三十艘皆不得入口人人懟怨於是義律於十一月復遣人乞恩在粵辦事多年寔欲承平今諸事擾亂心多憂慮自後請遵大淸律辦理而仍無違於國王之法乞仍許

英夷回居澳門俟王諭至彼時再開貿易此粵事再
轉機林則徐以新奉　諭旨不便驟更復嚴斥堅
與之絕其國貨船先後起椗揚帆駛出老萬山者約
十餘艘並續至之艘多觀望留連寄泊外洋不肯去
而粵洋漁船蛋艇亡命之徒貪薪蔬之厚値與鴉片
之交易趨者如騖時林則徐已奉　命兩廣總督
與水師提督關天培密籌師船未可遽出大洋不如
以毒攻毒遂招募漁艇蛋戶授以火船領以弁兵於
二十年正月杪先赴各洋島嶼潛伏約俟月晦之夜

乘退潮往乘漲潮還遊擊馬辰等四路分進出其不意突攻之於長沙灣燒燬運煙濟夷匪船共二十有三岸上篷寮六生擒奸民十餘名其焚溺死者無數夷船帶火倉皇開避我兵勇乘潮急還無一傷者是時吸煙罪絞販煙罪斬之律已須行一年六月之限已半各省查辦日嚴紛紛戒食者已十之五六而英吉利國中聞廣東罷市之信各埠茶葉皆囤積不肯出售市價踴貴我閩粵販茶之商船赴南洋者皆倍利而返其倫敦國都銀肆無銀轉輸至借鄰埠之鉅

萬以供支發義律回國請兵女王令國人會議其文武官多主戰其貿易商船皆不欲戰連日議不決最後拈鬮於羅占王神廟三得戰鬮始決計國王命其外戚伯麥爲統帥率兵船十餘號加以印度駐防兵艦二三十艘甫出兵而印度之兵目馬哈他死改以布爾利代之二十年四月林則徐奏聞尙奉有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彼何能爲之

諭五月初九夜林則徐又遣火船於磨刀外洋以火船燒燬杉板夷船二隻白夷四又有一夷船桅帆著火棄椗駕逃先後

延燒匪艇十有一擒獲漢奸十有三五月英夷大小兵船十二並火輪船三先後至粤泊金星門其餘盡泊老萬山外林則徐又以火船十艘每二艘組以鐵索乘風潮攻之洋面寥闊夷船皆駛避僅焚其杉板小船二而英夷自是不敢駛近海口林則徐自去歲至粤日日使人伺探夷事翻譯夷書又購其新聞紙具知夷人極藐水師而畏沿海梟徒及漁船蜑戸於是募丁壯五千每人給月費銀六圓贍家銀六圓其費則洋商鹽商及潮州客商分捐又於虎門之横檔

擬設鐵鍊木筏橫亘中流購西洋各國夷礮二百餘位增排兩岸并購舊洋艘爲式令水師演習攻首尾躍中艙之法又僱同安米艇紅單船拖風船共六十備戰艦又備火船二十小舟百餘令必俟晦潮乘上風爲萬全必勝計林則徐親赴師子洋校閱水師號令嚴明至是又下令每殺一白夷者賞銀百圓黑夷半之斬首逆義律者銀二萬圓其下領兵夷目以次遞降獲兵艘者除礮械繳官外餘盡充賞於是夷船之漢奸皆爲英夷所疑忌不敢留盡行遣去其近珠

江之內河在澳門西虎門東者盡以重兵嚴守其餘海口多礁淺非洋船所能入夷船至粵旬月無隙可乘遂乘風竄赴各省是月夷船三十一艘赴浙江先以其半攻福建廈門時水師提督陳階平先期告病總督鄧廷楨督金沙兵備道劉耀春連開百餘礮一礮擊中其大兵船火藥艙沈之又募水勇數百僞裝商船出洋攻諸南澳港是夜無風夷船不能駛避且柁尾無礮我舟低又外蔽皮幕銃彈不能中遂壞柁尾擲火罐噴筒殲其夷兵數十會風起夷船竄避六

月全赴浙江攻定海陷之總兵張朝發中礮死知縣姚懷祥典史全福投河死其分出之船遊弋閩粤時時窺伺七月夷船攻澳門後之關閘我守兵礮沈其數小舟傷其夷目夷兵數十八月林則徐偵夷師士密之兵船五艘在磨刀洋遂遣副將陳連陞遊擊馬辰等率五大艘出洋剿之每艘兵六百時四艘阻風在後馬辰一艘先遇夷帥之船即乘上風攻之礮破其頭鼻船遂欹側夷兵多溺圍攻良久夷船鉛彈已盡僅放空礮他處夷船以小舟十餘來圍馬辰船小

舟礮低止中我船外之木排內有鹽糖包無損我船齊開子礮斷賊繩纜不能駛進夷帥乘我兵與他舟相持即乘間竄遁撈獲夷屍十餘軍器數十件旗一初七日奏遂奉殺人滅口之嚴旨蓋定海失守後浙江巡撫烏爾恭額提督祝廷彪束手無策朝廷以定海孤懸海中非海道舟師不能恢復而水戰又夷艘所長且承平日久沿海恐其衝突已有蜚語上聞言上年廣東繳煙先許價買而後負約以致激變者又有言鄧廷楨廈門軍報不實者七月命兩

江總督伊里布爲大臣赴浙江甯波視師且　勅
沿海督撫遇夷投書即收受馳奏又命侍郎黃爵滋、
祁嶲藻赴福建查勘適七月夷酋伯麥及義律以五
艘赴天津投書書乃其國巴釐滿衙門寄大清國宰
相之詞詞極桀驁多所邀索計六條一索煙價初次
夷書中未敢顯言尙以貨價爲名及見內地復書不
及禁煙之事遂明索煙價二索廣州廈門福州定海
上海等口爲市埠三欲敵禮平行四索犒軍費五不
得以外洋販煙之船貽累岸商六欲盡裁洋商浮費

直隷總督琦善收書　奏聞且於復書卽言上年廣東繳煙其中必有多少曲折將來欽派大臣前往查實不難重治林則徐之罪蓋授意夷酋欲其誣林以許價騙煙之詞且以卸天津武備廢弛之責而夷酋義律終以印文申繳在前不能鑿空改誣也八月夷船自天津起椗其兵船半踞定海半赴廣東　詔授琦善欽差大臣赴粵查辦革林則徐鄧廷楨之職赴粵聽勘并飭沿海各省不得開炮九月義律回至定海入見伊里布於鎮海城索俘夷安突德及七月

間餘姚所獲黑白夷數十人不果而去伊里布於是遣其奴張喜赴夷船餽牛酒首賀以林鄧革職之事酋伯麥搖首曰林公自是中國好總督有血性有才氣但不悉外國情形耳斷鴉片煙可斷貿易不可貿易斷則我國無以爲生不得不全力以爭通商豈爲仇總督而來耶是時直隸山東爭以夷情恭順入告山東巡撫托渾布遣人餽夷船歸至有各夷向岸羅拜之奏而廣東裁撤水師之船已半途爲夷船劫虜矣署總督怡良奏聞而十月琦善至廣東查上年義

律先後繳煙印文欲吹求林則徐罪不可得則首詰
劫船之役何人先開礮欲斬副將以謝夷而兵心解
體矣撤散壯丁數千於是水勇失業變爲漢奸英夷
撫而用之翻爲戎首矣撤橫檔水中暗樁屢會義律
於虎門左右夷船得以探水誌察徑路而情形虛實
盡泄矣聽鹽運使王篤之言盡屏廣東文武專用漢
奸鮑鵬往來傳信其人故奸夷頭地之僕役義律所
奴視益輕視中國無人矣義律與琦善信云若多增
兵勇來敵即不准和於是已撤之兵不敢再調凡有

報緝漢奸緝鴉片者輒被呵斥有探報夷情者則拒曰我不似林總督以天朝大吏終日刺探外夷情者所事一切力反前任之所爲謂可得夷懽心而逆夷則日夜增造杉板小船招集販煙之蜈蚣船蠏船數百此外火箭噴筒竹梯攻具增造不可數計水師提督關天培總兵李廷鈺察其情均請增兵琦善恐妨和議固拒不許許償夷煙價銀七萬圓而夷必欲索埠地琦善前以廈門及香港二地商之鄧廷楨廷楨言廈門全閩門戶不可許香港與尖沙觜及裙帶路

二嶼鼎峙爲粤海適中之地形勢環抱藏風少浪若令英夷築臺設礮久必窺伺廣東琦善旣據以奏聞至是不能自背前奏義律遂乘其無備於十二月十五日突攻沙角大角礮臺乃虎門外第一重門戶也副將陳連陞守之連陞久歷川楚戎行之老將兵止六百夷船礮攻其前而漢奸二千餘梯山背攻其後陳連陞於後山埋地雷機發轟死百餘賊而不能卻發賊後隊復擁而上衆伍倍於我我兵前後殲賊三百餘而火藥已竭賊火輪杉板船又繞赴三門口焚

我戰船十艘水師或潰或死其橫檔靖遠威遠各礮臺僅能自保且俱隔於夷船不能相救陳連陞父子戰死賊遂據沙角大角兩礮臺時提督關天培總兵李廷鈺遊擊馬辰尙分守鎭威靖各礮臺兵各僅數百相向而哭李廷鈺回至省城哭求增兵闔省文武亦皆力求琦善初僅允二百繼增至五百黑夜以小舟偷度分布各處琦善憒憒且奏言賊殲我兵無數而我兵傷賊僅數十以張敵而脅款惟連夜作書令鮑鵬持送義律再申和議於煙價外復以香港許之

並歸浙江俘夷以易定海城琦善與立契約遂於正
月出虎門會議義律宴於師子洋既而正月杪
批摺回不允事復中變當琦善之　陛辭也奉
面諭以英夷但求通商則已如邀挾無厭可一面羈
縻一面奏請調兵原未令其撤防專款也及逆夷攻
陷礮臺大肆猖獗　上震怒於是有煙價一毫不
許土地一寸不給之旨并調四川貴州湖南江西兵
赴粵命林則徐鄧廷楨隨同辦理夷務然琦善不與
林則徐商議一事且英夷和議已絕尚不許關天培

增兵為備而逆夷則號召日多器械火藥日備兇燄百倍於前矣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下詔暴逆夷罪惡　特命宗室奕山為靖逆將軍湖南提督楊芳尚書隆文為參贊大臣聲罪致討命刑部尚書祁𡎴赴江西總理兵餉楊芳於去冬入覲出都行至安徽奉　命先往以二月十三日馳至廣東而英夷已於二月五日乘風潮先以兵船截攻橫檔礮臺再破虎門礮臺提督關天培死之虎門各隘所列大礮三百餘門至是皆為夷有湖南兵千餘新到琦善倉卒

即遣禦於烏涌甫交綏粵兵先走湖南兵且戰且退後阻四河溺死者半提督祥福又死之廣東省河廣闊惟東路二十里之獵得二沙尾西南十五里之大黃滘河面稍狹可以扼守楊芳相度形勢使總兵段永福率千兵扼東南十餘里之東勝寺爲陸路三面咽喉然其地距河五六里不能扼賊水路也又使總兵長春以千兵扼大黃滘後五里之鳳凰岡惟築濠壘橫木筏沈石船下木樁夷船可鬭而過也其獵得及二沙尾雖沈船塞石而無兵礮守禦夷船至可拔

而除之也賊初讐楊芳宿將威名又未悉內河虛實使白夷持書至鳳凰岡議款從以漢奸沿途探水緫兵長春收書送城中待報即掩帳而臥任漢奸導白夷偏歷營壘盡得虛實歸報無備於是分路探入破鳳凰岡營進攻東西礮臺海珠礮臺盡扼獵得大黃滘兩咽喉是時琦善已革去大學士拔去孔雀翎而怡良復以英夷香港僞示奏呈語絕狂悖於是上益震怒籍琦善家產鎖逮來京逆夷見朝廷赫怒局勢大變諒林則徐勢必起用恐我單一振和議永絕且

夷船兵費浩大急欲通商以濟餉各國商船罷市久矣亦皆咎之乃於二十六日託彌利堅國夷目與洋商伍怡和調停遞書言如欲承平不討別情但求照舊通商蓋并琦善所許之煙價香港皆不敢求矣楊芳諭令退出虎門義律言俟奉通商之旨兵船即退是月楊芳怡良奏聞門戶已失賊入堂奧兵潰民散礮俱乏用除暫款外無退敵緩兵之策而煙價埠地不索亦足申　朝廷折衝樽俎之威是粵事第二轉機而楊芳正月初行至江西時聞粵中和議將定

先爲給澳堆貨之奏以遙附琦善固已不取信於上
及是再奏又不陳明琦善開門揖盜自潰藩籬非權
宜不能退賊收險之故與將來守備已固如再鴟張
立可剿辦之策上以其毫無方略未戰先撫非命將
出師本意不許是時定海之夷船亦至廣東共五十
大艘半泊外洋海半入虎門舢艫相接徧樹出賣鴉
片之幟將軍奕山行至江西以各省兵礮攻具未集
暫駐韶州以俟三月二十三日奕山隆文及新任總
督祁墳並抵廣州奕山問計於楊芳林則徐二人皆

言寇勢已深而新城卑薄無險可守宜遣人計誘夷船退出獵得大黃滘之外連夜下樁沈船岸上迅壘沙城守以重兵大礮爲省城外障俾逆夷不能制我之命而後調集船礮兵勇以守爲戰俟風潮皆順葦筏齊備再議乘勢火攻庶出萬全是月林則徐復奉馳赴浙江軍營之　命蓋去冬浙閩總督顏伯燾與浙撫劉韻珂署江督裕謙皆先後密疏陳林則徐琦善守粵功罪至是裕謙奉　命赴浙代伊里布爲　欽差大臣故　上命林則徐以四品京堂馳

往會辦以防粵賊敗竄赴浙而是時粵賊方據省河咽喉我兵實無可操勝算且攻具未備其所募福建水勇千人未至近募香山東莞水勇三千亦未集楊芳不欲浪戰奕山初至亦然之既而惑於翼長李湘芬西拉本段永福張靑雲等之言不戰則軍餉無由開銷功賞無由保奏急欲僥倖一試遂不謀於楊芳并不探風色順逆以四月朔夜半三路突攻夷船一屯西礮臺外出中路一由泥城出右路一屯東礮臺出左路日暮兵已出城奕山始詣楊芳卜休告楊芳

大怒拔劍忿詬而兵已不可挽同時水勇木筏未集
先用四川餘丁充水勇者四百廣州水勇三百乘小
舟攜火箭火彈噴筒分路夜伏聞礮齊起以長鈎鈎
其船底是夜又值逆風礮破其二桅大船一火輪船
一溺夷數百義律自夷館登舟竄免夷館貨物爲四
川兵擄掠一空並誤傷彌利堅夷數人甫黎明而夷
兵大集反乘順風攻我我兵退走廣州城粵城三面
臨河街市鱗櫛繁麗甲南海至是火光燭天以及泥
城港內所備攻夷之木筏材料數百油薪船三十餘

艘皆爲夷火輪舟及漢奸所燼其筏材皆運自廣西費數十萬計第三日義律投書約詰朝大戰至期夷船環攻城東西南三面佛山運至新鑄八千觔大礮本夷所畏懼而安置不得地勢依山者高出水面依水者前後受敵礮架不能運轉取准兵丁點放不熟又用文吏西拉本李湘芬爲翼長將各省之兵互相分配各離營伍兵將皆不相習潰走則互相推諉所發鹽茶口糧厚薄不均邴墳又吝費令十五兵共一帳房擁擠無紀律各擇利便擄取貨物奔山又盡派

重兵於東南二路而西北泥城後路無守備於是天字礮臺及泥城四方礮臺一日皆失守守天字礮臺者投永福守泥城者副將岱昌與參將劉大忠守四方礮臺者總兵長春天字礮臺上八千觔大礮未及一放即爲夷兵錮以鐵釘四方礮臺者在城北後山之項俯視全城　國初王師攻圍廣州半載不能破及奪後山置礮俯擊始陷之乃攻城之利守城之害也距水次十里層崖峭徑一夫守險可拒千賊及夷自破泥城後繞東而北沿途官兵無一阻截至山

下僅百餘夷而守臺之兵望風爭竄隕崖墜死無數
夷兵唾手而得險要連夜於臺下築土城運礮藥於
是悶城軍民如坐穽中而聽穽上之下石矣將軍參
贊不斬一逃兵逃將反閉城納之連日城外之火箭
礮彈與四方臺上之礮聲如雷如霆晝夜不息幸大
雨盆注其箭彈非墮池塘卽墜空地無一延燎內城
儲火藥二萬萬觔漢奸以火箭火彈射之亦爲雨所
滅楊芳坐城樓督戰每遇礮火最密處輒往以身當
之礮不能中惟內城尚厚而外城低薄女牆卑於臺

脊人無固志第七日夷兵遂并力專攻城東南隅若知將軍參贊皆居東南者箭彈入貢院櫺甍皆破諸帥避入巡撫署面無人色議使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講和款義律立索軍餉銀六百萬圓煙價在外香港再議限五日內交銀且約將軍及外省兵先出省城夷船始退出虎門將軍等一切允之城上改立白旗先令洋商出二百萬圓餘於藩庫運庫海關庫發給會奏請罪惟續至之參贊大臣齊慎隔在佛山鎮未列銜而煙價及香港亦皆未入奏云十三日四方

礟臺夷兵盡回船義律即促將軍參贊離城十六日奕山隆文退兵屯金山離省河數十里先撤回湖南兵惟楊芳仍留廣州彈壓隆文於講和時即憤恚成疾及抵金山不數日即卒臨危時猶呼無面目對

朝廷不絕口前日將軍參贊之至粵也屢奏粵民多漢奸粵兵多賊黨故遠募水勇於福建多不用粵勇日令官兵擒捕漢奸不問是非而殺之有湖南兵誤奸瘋婦妄聞小兒血可愈殺而飲之者粵民久不平而逆夷初不殺粵民所獲鄉勇皆釋還或間攻土

匪禁刦掠以要結民心故雖有擒斬逆夷之賞格無一應命當夷兵攻城居民多從壁上觀會南海義勇爲湖南官兵誣殺義勇大譁數百人擁入貢院搜兵報復兵皆鼠竄將軍參贊摘段永福頂翎慰解之始散而夷兵亦日肆淫掠與粤民結怨及講和次日夷兵千餘自四方礮臺回至泥城於是三元里民憤起倡義報復號召各處壯勇雲集鎗械四面設伏截其歸路夷兵終日突圍不出死者二百殪其渠帥曰伯麥曰霞畢首大如斗奪獲其調兵令符黃金寶星及

雙桅手礮而三山村亦擊殺夷兵百餘奪得二礮及
津鎗洋刀九百餘件義律馳赴三元里救應復被重
圍鄉民愈聚愈衆至數萬義律告急於知府余保純
是時講和之銀尙祗送去四分之一又福建水勇是
日亦至倘令乘機應援夾攻圍殲夷兵生擒夷酋挾
以爲質令其退出虎門而後徐與講款可一切惟我
所欲而諸帥不計及此也反遣余保純馳往解勸竟
日始翼義律出圍回船十七日夷船漸次退出其大
船有擱滯淺沙者各鄉民復思截而火之奪回講款

之銀義律懼復移文總督於是祁墳出示曉諭衆始解散而新安縣武舉人庾體羣亦於初四日夜半以火舟三隊自穿鼻洋乘潮至虎門攻賊後路夷船驚覺甫開一礮我火舟已偪其後艙火藥轟發雙桅飛起空中全船俱燬餘船皆棄椗竄遁又佛山義勇亦從陸路截攻夷於龜岡礮臺先從上風縱毒煙以眯夷目殲賊數十又擊破應援之杉板夷船當事先後

奏聞　詔責諸將調集各省官兵何反不如區區義勇其一切交部議處義律亦慙且憤強出僞示言

百姓此次刁抗蒙大英官憲寬容後毋再犯粵民憤甚復回檄討之曰爾自謂船礮無敵何不於林制府任內攻犯廣東爾前日被圍時何不能力戰自拔而求救於首府此次奸相受爾籠絡𠀌款撤防故爾得乘虛深入倘再入內河我百姓若不雲集十萬眾各出草筏沈沙石整槍礮截爾首尾火爾艘艦殲爾醜類者我等即非　大清國之子民是時南海番禺二縣團集義勇三萬六千晝夜演練義律得檄偵知內河已有備竟不敢報復然自是知粵市之不可復

開翻然思變計矣不逾月遂復有廈門之事
論曰春秋之義治內詳治外略夷煙流毒歷載養癰
林公處橫流潰決之餘奮然欲除中國之積患而卒
激沿海之大患其耳食者爭咎於勒夷繳煙其深悉
夷情者則知其不由繳煙而由於閉市其閉市之故
一由不肯具結二由不繳夷犯然船貨入官之結懸
賞購犯之示請待國王諭至之禀亦足以明其無悖
心而猶必以化內之法一切繩之其求外夷也過詳
矣水師總兵奏褫審訊而仍免罪曷不以外夷𠬝逵

正法之律懲之乎海關浮費數倍正稅皆積年洋商所肥蠹起家不貲今既傾繳夷商千萬之煙貲不當派捐洋商數百萬之軍餉乎誠能暫寬市舶之操切以整水師之武備盡除海關之侵索以羈遠人之威懷奏仿欽天監用西洋歷官之例行取彌利堅佛蘭西葡萄亞三國各遣夷目一二人赴粵司造船局火器局而擇內地巧匠精兵以傳習之如習天文之例其有夷船夷礮火箭火藥願售者聽不惟以貨易貨而且以貨易船易火器准以艘械火藥抵茶葉湖絲

之稅不過取諸商捐數百萬而不旋踵間西洋之長技盡成中國之長技兼以其暇增修粵省之外城內河礮臺截並水師之員缺而汰除其冗濫分配各艦練習駕駛攻戰再奏請徧閱沿海各省之水師由粵海而廈門而甯波而上海城池礮臺不得地勢者移建之水師冗缺裁并而選之一如粵省之例而後合新修之火輪戰艦與新練水犀之士集於天津奏請大閱以創中國千年水師未有之盛雖有狡夷其敢逞雖有鴉片其敢至雖有讒慝之口其敢乘夫是之

謂以治內爲治外奚必亟亟操切外夷從事哉或曰
夷變以來惟林公之守粵鄧公之守閩不調外省一
兵一餉而長城屹然使江浙天津武備亦如閩粵則
廟堂無南顧之憂島寇有坐困之勢子何不責
江浙天津之無備與閩粵後任之不武而求全責備
於始事之人且林公於定海陷後固嘗陳以夷攻夷
之策矣陳固守藩籬之策矣又嘗請以粵餉三百萬
造船置礮矣苟從其策何患能發之不能收之也曰
春秋之義不獨治內詳於治外亦責賢備於責庸艮

以外夷不足詳庸衆不足責也吾曰勿驟停貿易世俗亦言不當停貿易世俗之不停貿易也以養癰曰英夷所志不過通商必不生釁至於鴉片竭中國之脂膏何以禁其不來則不計也設有平秀吉鄭成功之梟雄出其間窺我沿海弛備所志不在通商又將何以待之則亦不計也與吾之不停貿易以自修自强者天壤胡越望之也深則求之也備豈暇與囊瓦靳尚之徒較量高下哉夫戡天下之大難者每身蹈天下之至危也犯天下之至危者必預籌天下之至

安古君子非常舉事內審諸已又必外審諸時同時
人材盡堪艱鉅則爲之國家武力有餘則爲之事權
皆自我操則爲之承平安嬉不知脩攘爲何事破一
島一省震驚一省各省震抱頭鼠竄者膽裂之不暇
馮河暴虎者虛憍而無實如此而欲其靜鎮固守嚴
斷接濟內偵船械之集外聯屬國之師必沿海守臣
皆林公而後可必秉鈞當軸皆林公而後可始旣以
中國之法令望諸外夷繼又以豪傑之猷爲望諸庸
衆其於捄敝不亦遼乎馳峻坂則羣儆善御之銜緩

犯駭濤斯倍戒舵師之鍼向是以甫田愼彼勞切唐
棣先其翩反也

附錄林文忠請戴罪赴浙圖劃奏疏

再臣渥受　厚恩天良難昧每念一身之獲咎猶小而　國體之攸關甚大不敢不以見聞所及敬為我　皇上陳之查此次英夷所憾在粵而滋擾乃在於浙雖變動若出於意外其窮蹙正在於意中蓋逆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鴉片煙獲利之重每歲易紋銀出洋多至數千萬兩若在粵得以興復舊業何必遠赴浙洋現聞其於定海一帶大張招帖每鴉片土一斤祇賣洋錢一員是即在該國孟阿剌等處所

出之區且不敷成本其所以甘心虧折者或云以給雇資或云以充食用並聞其在洋外各埠貨船雇兵而來費用之繁日以數萬計礮子火藥亦不能日久支持窮蹙之形亦可概見又夷人過冬以氈爲煖不著皮衣蓋其素性然也浙省地寒勢必不能忍受現有夷信到粵言定海陰溼之氣病死者甚多大抵朔風戒嚴自必舍去舟山揚帆南竄各洋商之在粵省自六月以來貿易爲英夷所阻亦各氣分不平均由該國派來兵船與之講理是該夷現有進退維谷之

勢能不內怯於心惟其虛憍性成愈窮蹙時愈欲逞其桀驁肆其恫喝再生祕計冀得售其奸如一切皆不得行仍必帖耳俛伏臣前屢次體驗頗悉其情即此時不值與之海上交鋒而第固守藩籬亦更足使之坐困也夫自古苗民逆命無損於堯舜之教我

皇上以堯舜之治治中外如鴉片之爲害甚於洪水猛獸即堯舜在今日亦不能不爲之驅除 聖人治惡懲奸實爲天下萬世計而天下萬世之人亦斷無有以鴉片爲不必禁者若謂夷兵來浙係爲禁

煙而起則彼之以鴉片入內地者早已包藏禍心發之於此時與發之於異日其輕重當必有辨臣愚以爲鴉片之流毒內地癰疽之流毒於人身也癰疽生則以漸而成膿鴉片來則以漸而致寇原屬意計中事若在數十年前查辦其時吸煙者尚少禁令易行猶如未經成膿之疽內毒或可消散今則流毒已久譬如癰疽作痛不得不急爲扶膿而逆夷滋擾浙洋即與潰膿無異然惟膿潰而後果其如法醫治托裏扶元待其膿盡之後自然結痂收口若因腫痛而別

求消散萬一毒隨內伏誠恐患在養癰矣溯自查辦
鴉片以來幸賴　乾斷嚴明　天威震懾躉船
二萬餘箱之呈繳係英夷義律遞稟求收有漢夷字
原本可查並有夷紙印封可驗繼而在虎門燬化煙
土先期出示准令各夷觀看維時各夷來觀之人有
纂爲數千言以紀其事者大抵謂　天朝法令足
以服人心今夷書且載文諭外洋盡能傳誦迨後各
國來船遵具切結寫明如有夾帶鴉片一斤人即正
法貨船入官亦以漢夷字爲憑具結之後查驗他國

洋船皆已絶無鴉片惟英逆不遵法律且肆鴟張是以特奉
諭旨停其貿易未有浙洋之事或尚可以恩施今旣攻陷城池戕害文武逆情顯著中外共聞非惟難許通商自當以威服叛第議者以爲內地船礮非外洋之敵與其曠日持久不若設法羈縻不知夷情無厭得一步又進一步若使失威不克卽恐患無已時且他國効尤更爲可慮臣之愚昧務思上崇
國體下懾夷情實不敢稍有游移之見卽以船礮而論本爲防海必需之物雖一時難以猝辦而

爲長久之計亦不可不先事預籌且廣東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到今粵海關已征銀三千餘萬收其利者必思預防其害若前此以關稅十分之一制造礮船則制夷亦可以裕如何至尙形棘手臣節次伏讀

諭旨以稅銀何足計較仰見　聖主內本外末不言有無洵足以昭垂奕禩但粵海關稅既比五省豐饒則以通夷之銀量爲防夷之用從此制礮必求其利造船必求其堅似經費亦可以酌籌即裨益良非淺鮮臣於夷務辦理不善正在奏請治罪何敢

更獻芻蕘惟事苟有裨於 國家雖頂踵捐縻亦
復何敢自惜儻蒙 皇上格外天恩寬其一綫或
令戴罪前赴浙省隨營效力以贖前愆臣必當殫竭
血誠以圖克復至粵省各處險口防堵嚴密察看現
在情形該逆夷似無可乘之隙堪以仰慰 宸懷
謹繕片密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

按公受 命辦理洋務前後凡數十疏此則其
獲譴以後所上也時議者皆歸咎於辦理之過激
甚或薏苡明珠謗言騰起而公不為怵方欲以浙

事自任苟克成其志何至任該夷闖入內江致有金陵要脅之事哉是時義律遞書於天津亟欲謀去公以得逞其志而當事者不知兵機不識夷性墮其計中迷而不悟迨公去粵而粵事不可爲公離浙而浙事益不堪問矣至於盡撤礮臺之守遣散新募之師則直授敵以瑕而令之攻無異以肉喂虎而戒其無噬也其可得哉君子是以惜文忠之不用而慨粵浙之兩敝也

附錄王廷蘭與曾望顏論夷人犯粵省情形書

再啟者粵省此番用兵所調各省之兵萬有七千不可謂不多各庫銀款數百萬餉不可謂不足木料買自廣西火藥鎗礮解自江西安徽軍裝器械不可謂不備而卒至決裂潰敗一至於此實由當事既鮮有章程用兵復漫無紀律有筆墨之所不能言而又有所不敢言者此邦乃足下桑梓之地自必望借箸殷特就當日實在情形有不可解之事四有可惜之事機二有可爲痛哭者三爲足下陳之廣東設礮臺以

來大角沙角虎門三遠橫檔烏涌獵德二沙尾以及
省河各處皆爲要隘古人相度地利棋布星列一氣
聯絡實令人所不能及夷船之初至省河也固漢奸
所引進實因我無備使然琦相來粵先存一不敢戰
之心畏之如虎使早爲未雨綢繆斷不至此賊破虎
門烏涌急撤獵德礮臺之兵賊至二沙尾急撤省河
礮臺之兵以爲我不撤兵兵必爲彼所敗所以姑退
收兵入城以爲講和地步不知省之有礮臺猶人家
之有門戶也賊到門而門不關可乎開門揖盜自啄

難辭迨臥榻之前已被賊人鼾睡乃猶歸咎於始事之人此不可解者一也夷船之進內河其初並不知內地虛實用一二杉板小船戴漢奸探水次第而入至我所載石沉船之處不見一將一兵以為守禦故得將木樁碎石陸續起去放心前進此無人之境非如入無人之境也城守時有拿獲漢奸多名訊知彼處每日有漢奸十六人分四班進城偵探我處探事終日誑報自相恐嚇者居多故兵船撤退之時望見夷船有擱淺數日不能動者或用小船起撥或用火

輪船牽曳使平日有一二能事者探得實情用快蟹艇載水勇向其擱淺之船四面圍遶用火焚之非易事與乃彼有用心探水之人而我無認眞探者彼能用漢奸作内間而我從未聞有一夷奸作外間者此不可解者二也更不可解者賊踞香港蓋帳棚百餘間出有僞示初一日引水探報所蓋帳棚忽折去大半又据報夷衆紛紛上船凡夷船在獵德烏涌一帶二十餘隻火輪船數隻杉板船十餘隻云云弟早聞行香時因於進見妄參末議以爲夷衆旣由香港上

船彼處現必空虛如能分兵一路暗襲其巢穴一面用重兵守泥城如省河打仗時可以出奇由花縣兜其後路縱未必全勝亦可牽制其師奈當事以書生之見無應者迨事敗之後羣歸咎於發令太早不知夷船已全數駛進虎門其意何在我不擊彼彼必擊我先發制人未爲不可特布置失當耳初一日打仗後夷船稍退以火輪船二直趨泥城泥城泥城爲北門咽喉亦爲佛山要路此重地也先是橫檔失守有參將劉大忠者兵敗而逃當事以殉難聞奉　旨賜䘏

嗣因其逃回始以受傷鳧水得生爲解復派伊與某協岱昌同守此地岱昌從未身歷戎行一卑鄙無賴小人因係親信派充營伍日日以算口糧爭供應爲事因製辦火藥木料可以沾潤復貪緣而往厓一小艇逍遙于其間距泥城水口僅里餘聞礮聲即倉皇遁去至今未知作何區處又初五日賊逼礮臺兵將捲礮而走夷船揚帆至天字碼頭放空礮數聲亦皆遁去其實千把以上將官皆在城內不出是難以敵死大義責之兵丁也維時城門全閉五六七三日以

來夜間賊用火箭火彈直打城中城外東西南三處火光燭天燒去民房千餘呼號之慘不堪言狀大帥有令官兵自城外逃回開門准進而城中百姓不准放出一人夫兵所以衛民今乃藉民以衛兵此不可解者四也義律住洋行十餘日省河中夷船杉板數隻而已不難擒也伊亦毫無准備有時義律乘轎買物往來於市廛間此時如遣敢死之士數十人擒之直囊中取物耳乃屢次進言于當路輒以現在講和未可輕動是可謂宋襄仁義之師矣此可惜者一也

初十日賊退出四方礮臺將取路泥城三元里村眾因其淫掠憤極鳴鑼一時揭竿而起聯絡一百零三鄉男婦數千人圍之數重夷眾僅千餘冒死突圍而出共斃百餘人又斬兵目二人其餘受傷無數百姓雖有傷亡然人眾可恃愈聚愈多斯時我兵在城者萬餘齊參贊新到有生力軍五百名近在金山如其有令兩路齊出接應鄉民使其腹背受敵縱不克聚而殲旃當亦斬殺過半矣乃計不出此不知義律何時將余守請出屬其彈壓又不知何時余守私出城

外爲夷人解和彼百姓安知大義不過因其輪姦一老婦人起衅雖人衆直烏合耳見官如此遂漸漸解散而夷衆乃得遁回舟中蓋逆夷自破虎門以來未有如此之受創者也事機之失至今扼腕夫逆夷滋事豈但漢奸引導實亦百姓使然蓋粵東自少翁查辦煙案以來禁與販杜走私未免操之過刻故兵怨之夷怨之其私販之莠民亦怨之當積重之餘以爲絶我衣食之源也故當逆夷蠢動之時羣相附和此等蚩氓不畏王章何知國法反恐逆夷不勝鴉片不

行則前轍不能復蹈而該夷又四布流言以爲與官爲仇絕不向民加害於是奸民貪其利頑民受其愚雖督撫曉諭示以能擒逆夷者賞有差數月以來絕無成效及至賊破四方礮臺復淫掠不堪始悟其奸操戈相向設使當時被圍不解遲之數日必有內應而開門迎賊者食毛踐土乃良者少而莠者多此可爲痛哭者矣

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官不知兵即兵亦不自知其爲兵當粤中告警之時官民無不引領而望以爲某處調兵數千某處調兵數百指

日雲集似此小醜跳梁不難即日盪平恃以無恐乃
夷衆未到以前只風聞路中有搶掠人財物者有毆
傷差役者及到省兵不見將將不見兵紛擾喧呶全
無紀律斯時心雖知其不可用而猶幸其不滋事也
不料初五日後往往互鬬放手殺人教場中死尸不
知凡幾城中逃難之百姓或指爲漢奸或刦其財帛
內外洶洶幾至激變尤可異者初二日夷兵搶奪十
三洋行官兵襍入其中肩挑擔負遂有無數千百成
羣竟行遁去者點兵册中從不聞清查一二及至沿

逸討要口糧竟有城外各處將逃兵數千重新應付回省反以追逐洋鬼迷路爲詞當事者猶以衆兵追敵放賞試思追趕敵人理應向前豈有迷路反走者今日之兵如是則異日可知一省之兵如是則天下可知　國家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與言及此能無痛哭乎某以輇才毫無遠識然要好之心未嘗不矢諸夢寐自到貴省於今四月乃竟有此際遇卽有時自盡其分所當爲並欲自效其力所能爲無如分淺言輕徒多掣肘提庫中之國帑惟有傷心毀城上之

白旗能無指髮既承之於此地恐亦在眾人淸議之中然實有不可活不得死不敢病不能走之苦納手捫心能毋痛哭以上數事皆係實情無一虛誑雖屬貴省劫運使然實亦　國家氣運所關所慮一歷不振從此爲外邦所輕更恐無賴匪徒漸生心于內地側身四望天下能當重任者更有幾人欲著武功惟有愼選大將縱有小衅未可輕調重兵足下在同諳中未知鄙見有當否又福建水勇初五日進城適逆夷由陸路上四方礮臺之時督撫持令箭飭令出

城應敵無如司筦不開城門將其擱回而礮臺從此不守亦一恨事

此粵事實在情形也時柄事者方一意主撫資敵以金不饜其欲則割地以予之又不能禁其不犯閩浙閩督顏伯燾曾據此書以入告並將逆夷僞文僞示及粵省督撫節次文移摭拾附奏謂該夷請撫實非眞情香港爲商船駛進內洋必由之路倘被佔據不獨該夷往來自便即我師船出入反爲所扼至虎門礮臺爲全粵門戶尤不可不加意

防範云云疏上時琦善之言已先入謂夷情安帖撫局可恃方飭各路官兵調回歸伍即福建新募之水勇八千亦散遣殆盡不兩月而廈門失守矣嗚呼謀之其臧則具是違不臧復用誰柄國成使島族貽患至今未艾哉廉訪時陳臬粵東一切皆係目擊茲將原函附錄於右以資史乘異日之考証後之覽者得無慨焉